

孟子或問





孟子或問卷第九

或問首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盡性之云尤精

但張子所謂怨其不我愛恐非舜與孟子之意以

舜五十而無父母亦無取考姑從楊氏之說可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不告而娶已見於七篇矣游氏之

意亦為曲盡象欲殺舜事程子之言至矣其曰人

情天理於是為至者尤為精功學者所宜反復而

深思未易草々領略也其取謂萬章之言則林氏

論之為詳然學者正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

深論也

林氏曰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禪  
舜賢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  
下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  
敢矣蘓氏以為舜之倒微已能使象之不格殺



孟子或問

九



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謂此皆疑孟子之誤而孟子程子以下為非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以常情測度者使警象而猶知利害之取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樂之取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方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樊廩揄并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曰張子諸說如何曰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曰張子諸說如何曰張子於過化之語已失其文義至施之於此尤為不類其曰與人為善曰隱惡曰行其取無事亦然蓋此事要切在兄弟天性處今以他事雜之反為失其指歸若因彼以及此則可耳其曰道無權正之別權與正一者語亦傷快若曰告而娶正也舜不告而娶權也然既是當為之事則權與正一而

無輕重之別如此而言則庶乎其備矣其曰讐叟不見百官牛羊雖使不見亦恐無全然不知之理其曰備之有素曰在吾術內者似非取以語舜之心也曰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取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已而幸甚其寬已亦非取以語聖人矣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說詩之解善矣范氏此數章於文義極踈而大義則密告君之道所當然也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曰或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



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彼往避之有如天下歸  
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  
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邪是皆事之至逆  
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  
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耻之而謂  
益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  
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  
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  
之終也位家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  
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  
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

然其避去也其心同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  
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  
仁又何耻之有哉論者之學不定以及此而徂於  
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  
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  
益謀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不累  
表陳讓之心以為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  
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耻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  
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曰程子亟論  
外內仲壬之年商書固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  
事矣或以邵子皇極之書考之亦然彼蓋以數推



之其不誤矣曰書序之文本非正經未足據也且  
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證知其不然  
而又無取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數之范  
味吾取未學又安能必其可信而隨人以信之耶  
且魏惠襄衰之年見於竹書明其史記蓋失其實  
邵子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又安知其能不  
誤邪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覺字之說至矣特後段取引  
達可行於天下自與前段文意相反豈其記錄之  
誤若如前段文之說則此所謂天民但言天生  
之民耳其曰天民之先覺蓋曰天生此民之中特

為先覺者而已呂氏以五就堯為無傷於先覺蓋  
以論語先覺之說論之非此章之旨也又以五就  
堯為孔子取不為此亦未可知而所論學者之事  
則正矣楊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夫  
野老之取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取以  
為堯舜者其盛德太業之全體但非一端取能盡  
而伊尹之取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  
於禪者之記昔有以此問其人如何是堯舜之傳  
者悅其雜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為說  
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  
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



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邪其論一及千駟之  
說則善也曰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及  
不忘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而既曰非義又曰  
兼道既曰一及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  
兼舉體用而言曰一及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  
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  
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  
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或問八章之說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  
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  
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

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  
不立乎巖墻之下也若曰已之命知若彼而姑盡  
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  
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事或出於苟然矣曰其  
論無義無命者如何曰處置者未合乎義也放下  
者順受乎命也曰諸說如何曰義命之際呂密而  
揚疎而尹氏為君言之亦可謂得其要矣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  
市并本無于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耻鄙賤  
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且深味  
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



換左氏之言則勝秦穆姬者乃非百里奚也  
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

孟子或問卷第九

孟子或問卷第十

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  
之聖固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  
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  
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  
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金者孔子也若顏子之  
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  
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克者與故以取  
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取期言是則三  
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  
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



則其取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  
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曰  
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揚氏說亦多得之但  
問引知之於賢者為失其文義又曰大而化之則  
雖智而忘其智者亦涉老莊之流而揚氏既不之  
正又自以智為聖人從容之道之妙似亦有未安  
者其攻王氏之失則考之詳而論之備矣若謂伯  
夷亦將為伐桀之事則又未必然也尹氏專守師  
說而此章獨否豈於分畫之間有取未達而然  
或問孟子取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  
曰是不可教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

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  
能得其正也曰畿內受地之制其有誓乎曰周禮  
取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  
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  
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  
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取不容疑亦觀  
此以為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  
攷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  
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之  
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王以  
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



或問孟獻子有友五人之說曰如旧註范氏之論則是五人者為欲挾其賢以驕人而屈於無資故不得已而友獻子若亦有百乘之家則且又將并其富貴而挾之而不與獻子為友也是豈賢者之心哉其亦必不然矣至於張子之說則善矣然詞亦傷巧與孟子他文不類而取謂亦有獻子之家者其亦字亦未通蓋不可考矣姑從張子之說而闕其疑以俟知者可也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取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有成說矣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

受其饋乎烈如詩序取謂厲王之烈者暴烈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又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然此章之文有可疑者不獨此也如獵較薄正之屬皆取未明是以備論而闕之耳

或問六章之說曰范氏詳矣楊氏引周禮為說其義尤精也

或問卒章楊氏之說曰是其說則當矣而有取未備



也蓋孟子取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  
之事則比于箕子固有取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  
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  
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  
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  
者乎然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  
豈不掌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  
曰尹氏後說如何曰是初無此理而子孟子虛說此  
言以負其君也其亦不然矣

孟子或問卷第十

孟子或問卷第十一

或問首章之說曰張子言禮為安佚之道而不言其  
為性之有也然既為安佚之道則其為性之有明  
矣學者必以此意推之然後可以破告子苟卿之  
說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以為湍水即楊子之說其大  
肯固略同矣然告子以善惡皆性之取無而生於  
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取有而成於脩此亦有小  
異也張子以為性之本原莫至善是也而曰習  
而為惡亦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則反近於楊雄  
告子之說其以楊雄為見未流而未見本原又有



取於其備之之說亦有不可解者謝氏以性之爲不善者爲非性之至亦非是其曰水之激躍者非水之性則善也觀過知仁之說予於論語已辨之矣

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性之爲論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取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爲孟子未喻已之

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抗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取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取向各爲一說以與之辨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程子之說奈何曰是亦精矣獨生字之義若有未瑩是以吾說不免有小異者如其取論氣質之性理有善惡及人物之性取以不同如隙中日光及以孟子之言爲極本窮源之類則固未



掌敢有取疑也若其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者則又極至之言蓋孟子之言性善者  
前聖取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取未發也曰然  
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  
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  
清濁賢否之分也曰張子諸說如何曰不通晝夜  
之云似非孟子取斤之本意其下諸說則皆至論  
而卒章取論今之言性者漫無執守取以臨事不  
精學者先須立人之性學取以學為入者則尤親  
切也予嘗以此章之旨問於李先生先生曰孟子  
之意只恐其昧於人性之善耳此正張子卒章之

意也曰楊氏取謂陰陽無不善而人得以生故性  
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唯取以陰  
陽者則是取謂道而無不善也今既以陰陽為無  
不善而不能必其無不善則又曰善者其常而亦  
有時而惡焉則非取以語性之善矣豈其記者之  
失也歟

或問四章之說曰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  
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  
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  
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  
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張子之說



發明仁義之意亦親切而有味

或問五章之說曰范氏詳矣程子於易傳發明義非在外之意猶為有碍然彼直內之敬與此章敬叔父敬弟之敬若不相似也而楊氏引以為論何哉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々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其理之為善者終

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義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取以為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取以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曰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為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何所據而云然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問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其告子生之謂性之辨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



子辭窮無復辨問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沒  
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  
之說滿天下學者方此昏迷眩瞶不知取定而為  
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  
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之說取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  
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制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程妄想而棄  
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回宿  
昔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  
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

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取  
從來其變化錯糅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  
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  
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  
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  
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取據而致  
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  
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為有善有不善者何也曰  
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  
不齊是以才有取拘情有取徇而不能一於義理  
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



質之羨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為有損特其蔽之厚薄有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取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取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耶曰道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取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取謂善者則彼固以為塵勞妄想而為不善之尤矣惜乎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言也若其取謂性即是理而原其取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矣曰此其他說如何曰是其得之者固多矣獨以若為順者

恐於文義有取未安而謂孟子不暇分別才情之有不善則亦與所謂言舉天下之才與論一人之才不同皆若有可疑者其曰稱性之善者則前輩固疑其不盡出於夫子之言而所謂動為心者亦與心有指體指用而言及張子心統性情之說不類疑亦記錄之或差也其他則皆至論而行者一條尤為精約也曰張子之說如何曰是其為說多善而取論性情歸處惻隱殘忍之心各自何處而來者尤為切要但其論韓子未當其病耳曰楊氏諸說如何曰其第一說善矣而辭有未暢第二說則吾已辨於第八篇矣然此論物各有則而曰接



於外而不得道焉者其必有以也則無乃空虛無  
實而近於佛氏之云乎然其於三經義辨有曰視  
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為君止於仁為  
臣而止於敬為父而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  
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則得之矣豈其晚歲之取  
得有進於前乎然其言亦有未瑩者若曰視聽言  
動必有禮焉一身之則也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  
父之慈朋友之信君臣父子朋友之則也則其度  
乎盡之矣次說又謂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下之  
理得物與吾一然後物不能亂吾之知恩者蓋以

釋夫大學物格知至意識之旨也以彼經文考之  
恐不如是其亦佛氏之餘乎其辨蘓氏之說則善  
矣然蘓氏性習之云正告子湍水之論也能焚能  
熟乃其設譬言之不善也不攻其本而結其末使彼  
而易之曰猶火之能熟而能燬之則又將何以詰  
之乎蘓氏道不可名之說則謬矣而取以辨之者  
亦未得其要領也蓋詰之曰道未有不不可名者也  
以道為不可名是不見道而自詆以欺世之說乎  
其取謂一與中者豈以舜禹授受之言論之乎若  
是則一者不三其心之謂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耳  
皆非前取以命夫不可名之道而寄之也至於子



思之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則取以將惟  
之德而非允執厥中之中矣然亦正以其無取偏  
倚而名之非以其不可名而姑寄之也若孟子之  
言性善則固謂夫未發之中本無不善耳是則中  
亦何自而乎若其取論孟子引詩之說則深得  
古人之用心矣曰侯尹如何曰侯氏語約未見其  
失尹氏謂愚惡非本然則可謂賢而善者亦非本  
然則為湍水之說而流於佛老之言矣曰然則苟  
楊韓子之說孰為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為理而  
以氣為性者苟楊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  
禮智信為言則固必已優於二子而近世諸儒亦

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乎其取以不齊者為氣使  
之然是以其論有取闕而不完耳

或問程子云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者如何  
曰是亦記者之誤耳程子論心惟答呂與叔書最  
後一篇為盡而張子取謂心說惟情亦為切要若  
前取謂動為心者則與此正相反而昏失之矣曰  
他說如何曰程子理義悅心之說程子之言也至  
矣張子理義全在天以下文考之天當作入其禮  
文通俗之說則不可曉曰呂氏取謂虛而誠者何  
也曰此亦張子之意也亦曰形而上者無非實禮  
耳然曰善之取由出又以性可以為善則亦雖善



於性而失之矣其論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者則密而同然之說與謝氏悅心之說皆善也

或問夜氣之說曰程子張子皆至矣揚尹亦無失其旨者曰然則夜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遽以爲良知良能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爲主以爲雖或流於物欲而其莫夜旣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其日晝而接物也則又梏而亡之是以流於禽獸而不返耳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

以爲氣之存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意蓋明矣但日夜取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着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則此章文意首尾銜次而日用之間取以用其力者亦且散漫而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爲然哉然其語意亦頗深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因諷誦孟子本文忽悟其意然後求於程子之說乃若有契於予心者耳雖由予之愚暗而然々亦可見讀書之不可不熟而前賢之說其微詞奧義又非一見之所能窺也曰程子以爲心



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  
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  
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  
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其知其定  
處耳然取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後自外入也  
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  
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  
矣易之陽絕於內而生於內者於卦為復象正如  
此而其象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則其意亦猶是  
也曰程子又以范氏不識孟子而能識心何也曰  
是其氣質之粹義而無逐物之心耳若聖賢取以

通天下之志而盡人物之性者彼固未及知也

或問程子取謂聖人求道之切須求其所以如此者  
果何謂耶曰聖人之所以如此亦設詞以教人耳  
然其所以欲人之如此則豈不曰道不可以須臾  
離而天理未易明人欲未易去幾微之間一有間  
斷則為失其本心也耶自此之外則亦無以汲焉  
為矣

或問十章之說曰張子曰尹皆得之矣張呂之說有  
相復者則不知果誰之說然呂氏為詳也程子外  
書取謂義無對者意亦通此然孟子取論宮室之  
義妻妾之奉窮乏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取



易溺或意氣之私人亦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  
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  
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為不義者或問之曰是  
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  
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  
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  
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此孟子發明學者用力最緊切  
處而程伯子之言至矣其言曰下學上達則固不  
以就於此而已也其論仁心之辨析理猶精其以  
仁為就事言者猶曰以其理而言爾范氏之言明

白詳盡得告君之體楊氏孔子未嘗言仁之說予  
於論語蓋已辨之其曰仁人心也最為親切則得  
之然亦必以程子之說通焉然後毫釐之間無取  
差謬不然則將直以心字訓仁而不察其名義之  
所主者亦不能無失矣

或問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章之說曰范氏詳矣雖以人  
君之事為言然學則無貴賤大小之間學者反之  
於身亦未嘗不可用也張子二說恐皆有未能者  
孟子取謂愛身亦曰不使陷於不善而其所以養  
之者則又當養其大者而不可唯口腹之養也其  
論口腹真尺寸之膚者亦非本文之意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泛言非以釋此章之義也  
尹氏之云則失其序矣大抵孟子此章之要正在  
夫先立乎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  
靜云為皆主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  
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之也

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為從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  
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  
章之意取以為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  
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取謂脩天爵以要人爵  
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而自至則是乃理  
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曰脩天爵以要人

爵者雖曰脩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  
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  
不假而不脩耳聖人之心寬宥乎正善乃蚤而惡  
惡遲不如是之急道也且若是則彼直棄而不脩  
者又將何以處之耶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張子敦篤虛靜之云者於學者  
為有功然比之孔子之言則有間矣學者審之



孟子或問卷第十二

或問首章之說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  
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  
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  
取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鈞  
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而范氏尹於此皆若  
有取回隱遷就而不欲言者豈取謂未可與權者  
歟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張至矣張子姑舉其易者言之  
而推之以至於事無巨細莫不皆然發明言外之  
旨尤為有功楊氏之說亦為親切但其書又有曰



佛者靡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舩紫之說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達理但其言週遮使更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寔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爲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運水舩紫之物則雖倒行逆施亦無不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爲堯哉蓋其學以空爲真以理爲障而以縱橫作用爲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

焉而以達理自得林之至語其病則以爲特在於週遮着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爲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且其取謂無適不然者亦未見其有以發明孟子意而異於釋氏之言者豈其記者之失歟不然則殆於儒佛語性之不同亦有取未辨矣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々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拙樅豎拂爲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爲用々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處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尹氏推說堯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義未



之載也曰學莫難於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  
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何哉曰道之  
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  
是而為第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  
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  
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未  
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  
方乎予於大學之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而後  
力有以施蓋為此耳

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未

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  
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

或問四章楊氏之說曰是則然矣然其意本非以為  
君子欲求勝人而後不言利也疑記者小失之讀  
者不可不察

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  
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

或問三子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但張子成性之說  
有未安而其曰徒克己而無謂亦何取賴又須  
反禮然後至者則亦有說焉夫孔子告顏淵以克  
己復禮而又請其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已



之與禮更為消長固未有不以禮則為而能克已者亦未有既克已而不復禮者也而張子云爾者豈以有若浮屠之盡屏物欲而卒不合禮者耶然若是者非既克已而不復禮也乃其克已初不以禮為則而徒自若耳其論天民乃若王氏取謂非一國取得容一君取能有者尤不可曉其論孔子五薦五就則得之矣曰楊氏如何曰其論不可易地者未必然其曰聖人無取天下之心則至論矣或問亮之為義諸說不同如何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今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

類類實云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復而不諒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不則執一而後百矣古賢聖曰孟子曰卓益曰孔子曰亦不亦不之而數行也者也詳旨何尚也無疑程子以孟子之論論語類實之論以解孟子者不易之說不知朱子何以不不用也但程語云云則不存也無字子厚解最可取按物情行是後士統同對亦與此說合

至於執字則但為特守之意而未有以為固滯者如中庸取謂固執者是也今程子以亮為固執固為必信之意而讀愚曰為則其說宜曰不必信則不固滯矣張子亦以諒為必信而讀愚從去聲則其說宜曰取以不必信者惡其至於固滯也是雖其文勢小有不同然以諒執為病則同也夫諒有二義從其一焉可也至於執則無可病之理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為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也或問尹氏去說之說曰三者之去就亦視其取遭之時如何耳孔子皆嘗為之又可以上下等之邪意

孟子或問

四



者其有取未達於免死之說故歟

孟子或問卷第十二

孟子或問卷第十三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  
取不統而其用無取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  
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取不統之體無  
取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  
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  
物或素取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  
然迎刃而解此其取以為盡心而取謂心者則固  
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  
之事曾子取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  
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取以臨深



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取謂之命者如是  
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  
求者是也以此推之則一章之指略可見矣曰諸  
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其言有難知者當深思之  
亦有記錄傳寫之誤者當明辨之如曰贊則真養  
之而已者其誤也與其曰無限量與三者之名義  
則至矣其曰才數着便不盡者論心之發其大目  
固不外乎四端然其間支分脉布千差萬別則有  
不容以四目盡者是以不容遍舉而悉數也其以  
運出爲意而非心者嫌於不盡其體也呂與叔最  
後一書觀之可見矣其議張子京師長安之說亦

至論但其取譬言恐未的若曰猶居開封而識京師  
則庶矣蓋性只是心之理天即理之自然處初非  
有二物也其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  
者正兼上文譏其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間  
斷之病耳非真以是許之也更以後段答劉質夫  
之語觀之意尤明白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  
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學者深  
考之可也張子之說尤詳其曰大其心者固善蓋  
欲人明理以盡心而不粘於聞見之狹如其下段  
物出於物一條取云者然有大之之意而無用力  
之方又以聖人盡性爲言則非孟子之本意其曰



有外之心不足<sub>レ</sub>以合<sub>二</sub>天心者<sub>一</sub>程子嘗引<sub>レ</sub>以明<sub>二</sub>自慊之意甚善而張子之自言則又若有不同者其曰知<sub>レ</sub>心之取<sub>レ</sub>從來亦未免<sub>レ</sub>爲有病其曰盡<sub>二</sub>人道則可以事<sub>レ</sub>天又曰性原也心<sub>一</sub>派也此類又皆程子所議京師之說也其曰性大於心尤深可疑若曰修身養性始能盡<sub>レ</sub>性則善然其後復有盡<sub>レ</sub>心即記取謂盡<sub>レ</sub>已之性者則又牴牾矣其曰舍<sub>レ</sub>此見聞別自立見始謂<sub>レ</sub>之心此亦可疑大抵其說不免有強探力取之意不若從事於程子取謂積累貫通之說則不期於大而大不待離舍見聞而心之欲用未嘗不在我也其論殊壽不貳之說則善其以魚子喻

天人之性則又前原派京師長安之說也且魚子既受<sub>レ</sub>太魚之氣則太魚之氣今固已在是矣不必成魚然後爲<sub>レ</sub>反原也今以<sub>レ</sub>人性本天而皆足以成天之性則方<sub>レ</sub>其未成也天人固不合矣此程子取以每致<sub>レ</sub>疑於其說也東見錄中有語張子穿渠引原<sub>レ</sub>一條正破前原派之說而曰後來此議必段則其惜<sub>レ</sub>之深矣今以此語說者考<sub>レ</sub>之書未見其有段也豈記錄者之有<sub>レ</sub>遺乎范氏篇首太意頗善至引<sub>レ</sub>中庸以後則雜亂多失不可勝論惟曰窮理取以盡<sub>レ</sub>心者近之至謂盡<sub>レ</sub>心所以窮理則又倒置矣呂氏即張子之說而後段精密有<sub>レ</sub>可觀者謝氏充



橫待去者得之然猶在貫通之後乎其以專爲發  
用則吾於綱領之篇已辨之矣游氏於此章首尾  
次序大意甚有條理而其所以爲說則皆佛老之  
餘也如曰心之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者如曰  
守靜復本內視反聽致一致專者豈儒者之言而  
孟子之旨乎其曰至大至剛以直則孟子取論乃  
氣之本體而以爲養性之道其說尤不可也楊氏  
心不可無性不假脩之說善矣至論心之爲物與  
其所以盡之者則不能使人無疑尹氏存養所以  
得天理者大意可觀而於孟子之本文又無所與  
也曰然則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

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  
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權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  
矣曰然則心之爲物與其所以盡之之方奈何曰  
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  
在我不必先事揣量着意思象而別求取盡之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  
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若張子  
曰命之於人無不正則非文義而又曰順乃受其  
正則亦不辭矣巖墻一段則善而其他大旨教人  
毋爲不直之求徒以自陷於不正者敬言戒尤切學  
者取當深念也范氏說亦得之取引李泌之言於



告君之道尤為有力尹氏之說出於程子下章詳矣

或問三章之說程子以求在我者為義求在外者為義以求在我者為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則求在外者不可言以命而求也又有聖人有義而無命與下數節之說則義命之云似專為求在外者設此乃分析內外言之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為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為我之所當為而不問

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為在外者言則後段果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曰程子既曰中人以上不消言命又曰中人以下以義處命矣而又曰聖人而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何也曰以文考之前說兩見皆同而後說無他援據當以前說為主後說蓋誤以下為上耳且其說又云聞命而不能安又其每下者則前此固已當有下字矣後段之誤蓋無疑也最後一說又以在我未盡雖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然則人



之取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歿固或有  
非入取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  
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  
而不為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  
言義不言命之說取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取  
未發之一端也張子說亦皆善而後說尤詳其言  
義命似專為求在外者言之其曰有內有外者是  
又以求在外者為自有內外錯綜而觀亦無不通  
楊氏取論之人則程子取謂每下者耳尹氏以命  
為外者亦曰制之在彼云耳

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

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下物者即其所以生  
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取  
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  
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為  
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象  
理而想像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取據以為  
實而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  
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取謂盡心知  
性不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道其取以  
入德之由乎雖非學者之所及然玩而釋之其取  
以發入者亦深矣強恕而行則亦程子之說得之



但以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則吾於論語既言之矣  
張子既誠而又強恕之說失之其曰誠者自謂之  
誠亦有誠於惡者則其失又愈遠也楊氏之說正  
是想像安排之病尹氏雖約然極有味曰強恕初  
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耶曰有心爲恕則忠固在  
其中矣乎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  
謂之也

或問六章七章之說曰舊說皆善雖然六章李氏以  
爲人而無耻則其爲耻無復可耻雖七章亦有謂  
人若不耻其不及人則終不能及人者於義亦通  
學者擇焉可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之說皆善而范氏亦謂孟子  
言道德必以義配者尤有功

或問十章之說曰范氏推言聖人二節甚得言外之  
意

或問「二章之說曰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  
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  
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取指  
狹不當以此爲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  
止辟者彼爲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未取以生之  
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勵其餘凡此皆以生  
道殺之也彼亦何惡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



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  
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

或問過化存神之說程子取說固與張子謝氏不同  
而其後說以無我言過化以在己言存神則似又  
若張謝之說何也曰張謝之說皆疑於老佛之意  
以此章上文考之恐其指不為是也故程子直以  
所過者化為及物而於易傳又有取過變化如虎  
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取過者化則凡取經  
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  
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  
取臨政之取及風聲氣俗之取被皆取經歷也至

於無我之說則出於楊氏之篇或者因其不皆  
出於先生之口也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  
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  
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己而動於彼如取謂從容  
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  
其取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以是推之則程子於  
此初未嘗有異說也但張子謝氏文意亦少異張  
子過存字稍輕而化神字實謝氏則過者存者字  
實而化神字稍輕暢錄取云蓋同謝氏之說以文  
勢論之為優於張子者然其決非孟子之意則均  
但近年學者深愛此說故不可不詳其失耳



或問仁聲之說曰程子得之矣曰說以為先三之樂張子從之恐不然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天下為度之云恐非孟子此章之正意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非想像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取施行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要切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見而默識之

耳尹氏太意得之其曰能不識者則又言外之意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張子得之矣范氏既曰聰明聖智矣又曰積而成聖無乃自為者耶又謂及其為聖人則是舜之初果為野人而後乃為聖人也楊氏非正解此章意者尹氏無我之說亦未然也或問七十七章之說曰范氏之言如此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誨爾諄々聽我藐々嗚呼難哉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於天民之名亦少有不盡處其曰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者蓋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



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張子天乎民者尤為未  
矣而論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善必先正物  
之說似亦可疑豈設詞之味瑩耶呂氏論天民之  
異者得之其第二說與楊尹說亦皆善也曰然則  
此其不言聖人何也曰大人蓋亦通言之矣如乾  
之大人豈必以為克實光輝而未化者耶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宜深玩之楊氏以  
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本來如此者亦曰其取稟者  
然爾蓋孟子所謂取性猶性之之云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氏極陳堯舜三代養民之  
法而歸之欲治天下先治其心者可謂至當之言

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其曰無窮曰  
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其論成  
章亦然張子大意得失亦與程子相似呂氏難為  
言以上得之楊氏取論勝物而小之者王雱之說  
也其在之當矣然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  
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  
與也觀濶容光比也  
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言意之表矣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未接物時  
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取當深念也然程  
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



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而張子之言猶精且詳其論無忌憚者取以憂後學者至矣可深玩也謝楊之說亦善呂氏論文義處得之但取論正權以下多取未安如曰其體純而盡物之性為權則未見道之所以為體者而物性又在道體之間其論堯舜無能名以為不在彼不在此不在中則恐亦非本文之正意而近於釋氏不屬中間

與內外之說至論雖為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則其文義尤不可曉夫既專於為我則安能與天下同其利能與天下同利則不得為為我矣既兼愛則安能立愛自親始能立愛自親始則亦不得為兼愛矣兩者相攻如水火之不相入乃欲兩取而兼存之推尊孟子而并容揚墨得無亦有不叛聖賢而兼取老佛之微意耶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為和又以為以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人也人知其為和而不知其為及馬揚氏之說為有功矣曰尹氏之訓如何曰詩家固有此訓然施之於此則有不通也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氏以卒能一正天下為久假不歸孔子以仁詐之為惡知非有則誤而胡氏以為五霸假之未久而還歸者亦非是蓋如此說則其取以啓司馬公之疑而來蘓氏之辨者蓋無足怪而子已論於辨惑之篇矣集註二說雖若未有定論然皆庶幾其不悖於孟子之本意云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為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為一有毫髮之偽雜乎其間則不克為慕賊耳不以素行之著

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為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范氏詳其旨矣但孟子之言乃理之當然非有為而言之也亦謂急於救民者非是

或問三十五章之說曰范氏亦論得其大意而楊氏之說則又詳矣然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為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為皋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爾而楊氏以為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



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  
焉則臯陶之獄何以異於灞上棘門之軍哉是皆  
以辭害意之過是以徒為紛々而反病於理也夫  
孟子之為此言或者既不知信矣而信之者其為  
說又如此則聖賢之心終亦何自而明哉子於辨  
惑論之已詳讀者考焉可也曰然則楊氏公議之  
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家而不及  
於舜何哉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  
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  
矣蓋次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  
必不為此以似於舜々亦不以此祈於臯陶此又

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為孟子只是論舜心者  
為愈於前然為舜慮而不及乎臯陶則其說亦有  
一取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  
之夫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  
心者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或問踐形之說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  
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  
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以當然之  
則焉是則取謂天性者也然眾人結於氣稟之偏  
徂於習俗之弊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  
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徒蓋不能盡其形

孟子卷之四 滕文公下 三十三



色本然之理則難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直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程子張子游楊尹氏蓋皆此意但張子第十說可疑耳曰楊氏別說有之曰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政言近而聞者無恒焉異端之學自以為精微之論故累千萬言而不能竟其義而學知莫知適從此儒釋之辨也子以其言為如

何哉曰予於前篇徐行後長之既論言之矣然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未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彼之取以為異端者特以其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若是者予竊深疑於其言故不敢以列於集義之書學者誠以程子取謂句句同事々合而卒不同者質之則亦可見其失矣

或問四十一章之說曰范氏失之尹氏取引論語之本亦不類也

或問四十二章之說曰張子初說於文義盡之矣其



後一說則取以明雖天下之有道而不求身之必顯也范氏引守死善道得殉字之意矣其論人君用入之法亦甚善至謂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取用則尤切中於事理矣

或問四十五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張氏推明程子取以論西銘之意甚詳其答程子書時未及此也豈其晚年取見始益精請也歟尹氏一本無偽之說甚善

孟子或問卷第十二

孟子或問卷第十四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苟子以為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矣張子教人讀詩書之說亦甚善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日取視十手取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取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文之直情實態乃發露於取忽易而不



虞之地也趙氏曰說不察乎此使孟子之言為無  
取發明警戒而若有<sup>レ</sup><sub>レ</sub>不<sup>レ</sup>必<sup>レ</sup>言<sup>レ</sup>者范氏因之誤矣  
尹氏之言若有<sup>レ</sup>今<sup>レ</sup>說之意然失之太簡無以見其  
必然也

或問民實君輕之說得不<sup>レ</sup>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  
理言之則民貴以<sup>レ</sup>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  
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取在而已爾若不<sup>レ</sup>惟  
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取  
以啓後世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曰變置社稷  
程子以為變其<sup>レ</sup>配之人諒乎曰以湯變<sup>レ</sup>夏觀之  
則固有是事然初不<sup>レ</sup>為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

自<sup>レ</sup>身已而遽發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  
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sup>レ</sup>為苟容  
令多盜段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竊以為  
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為說焉庶乎其  
少安也

或問程子以為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今考之孟子之  
言此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彼曰聖人清  
聖之和則固不<sup>レ</sup>思不<sup>レ</sup>勉而從容自中矣但其<sup>レ</sup>至  
出於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備取以<sup>レ</sup>不得<sup>レ</sup>班於孔子  
耳曰孟子學孔子者乃屢稱夷惠而深歎御之何  
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



且世之人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効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敗婦太寒太熱之不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之本之爲樂乎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采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侯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病殆於此耶

或問十六章之說所以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爲仁之謂乎曰楊尹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

章但論仁與道之取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仁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爲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取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張子意亦如此而後小異覽者詳之其曰義生於仁之不得已則其名理當矣游氏以仁仁泯而後爲道謝氏以道立而人仁之名亡其皆老氏之餘乎或曰外國別本也下有義也者宜也



禮也者理也智也者知也凡十五字信乎曰不可  
知也姑記之以俟知者可也

或問張子接漸之說曰如此則未見其去之甚速之  
意當從何說

或問發棠之說曰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為不  
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  
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取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  
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  
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  
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

否之取繫雖貧富貴賤之取值亦無不由於是也  
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  
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  
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  
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  
專為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  
矣蓋富且貴者雖求之必得而必亦有制度之  
節聖且賢者雖取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取  
焉勉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又自為一  
說於義亦通惟智之於賢者一句恐未必然其曰  
付命於天責成於己者則語簡而意切矣又不以



薄而不脩不以淺而不勉者亦善最後一段性也  
命也以下尤佳范氏以五者之命皆為天之取以  
與我者然君子不以天既與我而不脩此則專主  
於聖賢而言若前取推說者然以為推說則可以  
為正說則有性焉一句為不通耳楊氏以惟中本  
有聲色臭味之五者終亦盡蓋推其取自而本於  
性則可以為本有而直謂之性則不可此亦當深  
察也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取值之不同如舜之  
於瞽瞍則仁或不符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  
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湯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  
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

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  
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此說與張合但  
賢者一句不同於義亦可通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  
惡其為人也愚必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為一皆  
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資  
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  
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  
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  
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  
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



信之則其行必功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可已焉則其取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取謂義人者也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暢洋溢四出而不可御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之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取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在化則其取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孰者日以益孰則句之取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

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取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取能制心思取測者是則取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取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取及然非思勉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是子之說然程子張子之言可欲則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言則言必其知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



理而志之以求為如是之人耳有志於學者不可  
以不熟考而深思之也但其言則於文義微有  
不協使可欲一句若無實者故張子又有善信二  
句離則不可之說蓋推其文義終有取未安也故  
愚謂獨以人言之庶幾不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  
未嘗有違也神張子之言又有取謂大能成性之  
謂聖者有以大而化之為天道神化之化者有取  
謂心存無盡性之理則皆不能無可疑者其曰求  
仁必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  
學者用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於恍  
惚窈冥之際也曰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饋獸從

子教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  
餘於善不足於信矣此其取以未克於程子取謂  
受變於俗者歟

或問逃墨逃楊果若是其有序歟抑其偶然言無先  
後也曰張子之言則固以為有彼善於此之意然  
亦未可知也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夫子設科以下曰  
說以為孟子之言而讀子為予則失之矣又有以  
為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恐亦或有此理  
更考之可也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氏皆得之但呂氏說



爾汝之實與仁略義詳者恐未必然爾汝集註已言  
乏仁義之詳略則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  
羞惡之心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略而此詳彼其於  
此有以識其推橫之端耳非為欲其不為取者  
設也呂氏蓋推其說以告君欲其有以審納之故  
其言如此然不先明聖賢之意推說為主亦非義  
理之取安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  
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  
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少成事然欲  
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取語善言

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曰諸說如  
何曰皆得之但張子下帶之說非是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論堯舜禹湯文  
武一條尤有功非其學臻聖域則孰能及此乎但  
以經德不圓為教人之語則小失其文意耳然其  
取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兼夫經德不圓  
以下而言聖人之事也行法俟命朝聞夕死者以  
言近學之方也此其等級明矣而楊氏乃以為至  
盛德之地然後能行法而任夫生死又以哭死而  
哀皆為行法之事則正猶尹氏之論純亦不已三  
月不違之誤也予亦已辨之於論語之篇矣呂侍



講說詳實而於章內數語聖賢之分者有取未明  
又以反之為反身而誠則此為復其初彼為反諸  
已其取指亦不同矣呂正字說皆精密但前說乃  
以行法俟命通乎上文而言則亦誤矣謝氏取謂  
當然而為之及楊氏取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  
於誠心之自然非為人也其說亦善然謝以為當  
然而為之是為天之取為以此贊夫聖賢則可以  
此自處則甚乎其廣已而造大矣尹氏不論性之  
之德而專言反之之功其意亦善而語有未到讀  
者審擇而精思焉可也然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  
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取能逆睹  
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  
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  
而已矣此三言者取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此外則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  
其亦可見也夫

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程子以為記  
錄之誤或然而未可必也呂侍講敷陳詳實反復  
貌切尤得告君之體其曰藐之取以敬之則取以  
發孟子言外之意者盡矣謝揚以孔孟之分而言  
則學者取當知也然予嘗以為後世之畏大人非



畏大人也畏其巍々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子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々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取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取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取拘束勿畏其巍々然而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取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或問養心寡慾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密其論荀卿之失者猶精也呂侍講取謂天下之難持莫如心天下之易深者莫如欲其亦善矣但取謂心者性之用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則懼

其不純儒者之說也曰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取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取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起發之功焉

或問狂狷鄉原之說曰程子二說皆善張子於反經尤致意焉皆切要之語也其曰能正經能久則儘透徹學者當深念之呂范亦詳而文義間有未安者呂正字說反經以事言之固必至此然後為儘但孟子之意未必遽指此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取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



禹臯陶之從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  
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以  
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而曰  
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  
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  
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  
未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取謂然而無有  
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  
取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難其將絕而取以啓  
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  
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

取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  
上也故余於此竊以韓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  
子其必將有慨然於斯者乎



右論孟或問文公朱紫陽所著也刊行於中國  
已久而獨不傳於東夏實吾儒之不幸至于我  
朝募未遺篇即出芸閣第以本帙剜缺多有誤字  
以此為病遂不入梓甲戌春府伯金侯偉幸因  
鄭君雲龍得見二書於奇高峯家塾欲與二三  
同志精校錯誤情金秀才忠孝一手楷書方欲  
鋟梓之際金侯偶以軍籍事徑適垂成之功幾  
至廢棄適使相朴諱民獻亞使尹諱先覺崇儒  
雅重道學乃其志也其壽梓廣布之意尤勤懇  
不已別定尹秀才元麟等為監刻督役不數月  
而訖功何其政效之斯速也嗚呼道載於書々



以明道則書之刊世道之斯行金侯有志而未  
遂使相與新府伯李譚仲虎樂從而辱功此實  
斯文之一大幸也  
萬曆二年甲戌七月日生負趙璫亦在監刻之  
列謹跋

正保丁亥歲大呂

富倉君太兵衛



